新塘,好一幅乡村美丽画卷

■ 朱宴修

化州新安镇,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地方,因为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以来,茂名市委组织部就一直把这里作为部里的联系点,经常派人前去指导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记得我曾几次跟随时任市委书记王兆林到新安检查指导工作。不过,那时的联系点是以镇为主,目标任务也没有现在帮扶工作这么明确具体,到村里检查指导也较少。

前几天,单位组织退休干部到新安镇新塘村参观新农村建设。新塘村,过去我好像来过,但印象不深。刚一下车,就被这里的场景吸引住了,宽阔的文化广场,宽敞的柏油路面,美丽舒适的办公楼,现代化的办公设备,真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走进村办事大厅,一个个服务窗口,一台台办公电脑,标注得十分清晰明确,村民办事十分方便。村党支部书记彭子玲告诉我们,村两委干部7人,多是年轻人,平均年龄才35岁,有的是回乡创业的大学生,有6人是大专以上学历,难怪电脑办公普及率这么高!村支书还带我们参观了村里的图书室,这也是我在茂名地区看过的较大的村级图书室,一排排的书架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书籍,当然是适合农村人阅读的农科知识、科普读物居多,还专门设有地方让读者看书读报。特别是室内的布置,和宣传当地的特色农作物结合起来,如宣传化州橘红,图文并茂,让人一目了然。走进图书室,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文化氛围,这是村里一个很好的文化宣传阵地,值得学习推广。

新安镇是一个山坡地特别多的地方,光一个新塘村就有5000多亩山地。记得当年新安镇为了发展经济,大力发展速长桉。那时我们就跟着王兆林书记在新安山头看过连片种植的速长桉,此树一两年就能成材,认为这是快速发展经济的好办法,在全市大力推广。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实践证明种速长桉,经济效益不高,且对生态环境有破坏作用。现在通过省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他们提出了"退桉种果"的规划,即砍掉原来种下的桉树,大力发展种植泰国引进的红宝石青柚和广东香水柠檬,大办果场,引导村民以资金、土地或劳力等要素入股,使村民变股民,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现在已完成退桉种果1500多亩。我们看到,这些新引种的青柚,绿油油的,长势很好。据村干部介绍,红宝石青柚是一种十分优质水果,两个青柚就可以卖100多块钱,比一般的柚子高几倍呢。我朋友吃过青柚,他说这种青皮红肉的青柚,果汁多,清甜可口,是水果中的珍品,可惜这次我们未能品尝到。

在新塘村参观,感受最大的是这里村道建设,宽阔平坦的村道,铺上了柏油路面,中间还用红黄两色划出骑行道,宽阔又美观。我们坐上电瓶车,沿着4公里的"百果飘香"乡村风貌示范带前行,一路走一路看。一共看了六条自然村,这些村都各有特色,都建有农耕文化广场、体育公园、村民议事中心、生活超市等,其中有山鸡塘村建设得很有特色,村民都高兴地说:"我们村是山鸡变凤凰了,是新农村建设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变化,生活在这样美丽的乡村真幸福啊!"

在太平塘自然村,我们还看到了投资兴建的安逸民宿。这里的民宿不同于村民自己搞的民宿,而是统一规划,有高、中、低不同的档次,适合不同人的选择,民宿依湖边而建,青山绿水,很适合休闲度假。晚上可以沿着湖边散步,也可以在凉亭下聊天,凉风阵阵,神清气爽,十分惬意。白天可以沿着宽阔平坦的绿道骑行,也可在这里的水上餐厅享受本地特色的农家菜。住在这样的民宿,真是很好的享受。

在新塘我们还看到我省第一条智运快线,这是省帮扶工作队联合省农科院农科孵化公司等单位在这里筹建农业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园和特色产业研究站。这种智运快线索道系统专门服务于物流,虽然每个箱子装载的重量是100多斤,但由于是双向往返,方便快捷,运输量也是挺大的。目前只是从新安修建到县城,还只是试验阶段。村里还计划引进光伏发电、水果精加工厂、稻谷烘干加工厂等,相信新塘的振兴乡村经济的路子越来越宽广。

参观归来,收获很大,也很有感慨。这几年来,各地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涌现了很多先进典型,新塘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行走在这里的乡村,仿如走进某城市开发小区的别墅群,民居都是一栋栋很有特色的小洋楼,环境干净整洁,各种活动设施齐全,令人羡慕。我想,生活在这样的新农村,和城市的差别越来越小,人们的幸福感越来越强,这正是党的为民政策的体现啊!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乡村振兴的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大,新农村建设的美丽画卷将更加丰富多彩。

远去的民谣

■ 刘莲

连就连,连就连,判输今年无耕田,买牛回来食谷种,共妹耍乐又一年。

三十多年了,我依然记得这首民谣悠长的调子,记得爷爷吟唱时摇头晃脑的样子,记得奶奶的责骂:不要在家里唱这些不正经的东西!

其实也可以说,是奶奶的责骂让我把这歌谣铭记于心。奶奶教我不少歌谣,为什么不满爷爷在我面前唱这歌呢?后来我明白了,那个人又懒又笨,还买牛回来食谷种,只顾共妹耍乐,不饿死才怪呢,这当然是首不好的歌啦。

多年以后,我初谙世事,才知道这是一首情歌。我的青春岁月里,港台情歌铺天盖地,内地情歌也不绝于耳,齐秦、邓丽君、李玲玉……一首首情歌,把我的青春岁月装饰得花团锦簇,而爷爷唱的那首情歌,恰如童年扎过的一根红头绳,陈旧、粗俗、落伍、不堪示人。

让我感悟民谣自有其耐人寻味的芬芳,是1987年,化州文化局响应上级号召,开展"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征集活动。师范刚毕业的我苦闷、无聊,看到征集启示,抱着玩玩的心态,把奶奶教我的几首民谣寄去,其中《白鹤飞来颈袅袅》《白鹤飞来白蓬蓬》《月光光,照地堂》收入《化州民歌》,我因此结识三套集成主编湍流。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在写作、生活、工作等方面都得到湍流的真诚帮助,令我永生难忘。

爷爷、奶奶、妈妈都教过我许多民谣,奶奶教的最多,爷爷教的不多。印象最深的是《连就连》,还记得两首:《哥恋阿妹一条心》《丝瓜开花朵朵黄》,还有一首谐趣的《颠倒歌》,其余的都忘了。妈妈教的大多是关于为人处世的,有些句子隐晦,也记不全了。

不少民谣家喻户晓,比如《打手掌》这是一首儿歌。歌者把小孩放在腿上,面对面,一边教孩子拍掌,一边吟唱:

打手掌,买咸鱼,咸鱼香,买辣姜,辣姜辣,买家贼(蟑螂),家贼臭臊,买酒糟,酒糟甜,买禾镰,禾镰利,割崩鼻。

唱最后一句时,歌者常用食指刮一下小孩的鼻子,有时改唱为:割阿弟(或阿妹)只狗鼻。小孩常常被逗得嘻嘻笑,歌者也嘻嘻笑,场面十分温馨。

做游戏的时候,孩子们也唱儿歌,一个游戏有一个游戏的儿歌,又玩又唱,乐也融融。

现在的孩子没几个会唱民谣了。十多年前,我在乡下教书,从没听任何一个孩子唱过,即使是在做游戏的时候。我的儿子就更不用说了,他奶奶哄他睡觉时唱的都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革命歌曲。

民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偶尔吟唱,也是事出有因,比如给新婚夫妇安床时吟唱《送花歌》。民谣中,情歌最耐人寻味。可惜我当时太小,奶奶不让爷爷教我。后来外出读书,自然没有机会接触到那些纯朴的情歌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本破旧的木偶剧本,上面有一首长歌《望郎归》,小时看木偶戏时听过,印象很深。这首长歌从正月唱到十二月,唱尽思妇的情和愁,哀怨动人。我把长歌抄在一个笔记本上,可惜那笔记本和我的青春岁月一样,早已了无影踪!

《化州民歌》收入一首《月月望郎郎不归》和我记忆中的《望郎归》大同小异,可我觉得《望郎归》有些句子更悠长、更具韵味。我曾尝试收集我心中那首《望郎归》,可惜未能如愿。我试着向邻居一位从农村来的八十多岁老奶奶请教民谣,我以为她会唱一些,谁知她一开口便说不会唱,看我失望的样子,她补充说,以前很少唱,现在都不记得了。

我心里一阵惆怅,那些会唱民谣的大都长眠青山了吧?比如我的祖父母和母亲,还有恩师湍流。

昨晚,儿子见我看《化州民歌》,凑过来看。我说,给你唱首儿歌吧,我奶奶教我的。儿子说好啊,我便认真唱起来:

白鹤飞来颈袅袅,飞入山塘人又吆。咁多鱼虾无得食,共生激死硬嚣嚣。

儿子做了个夸张的动作,说这是什么歌啊,太难听了!

很难听吗?我愣了一下,继而释然,生活在这个网络时代的90后,你不可能期望他们对几十年前的民谣感兴趣。那些民谣,在文化娱乐贫瘠的乡村星空下,好像点点星火,曾闪耀着诱人的光芒。如今把这些民谣置于华灯璀璨的现代舞台,无疑黯然无光。

我不得不承认,民谣离我们越来越远,像一个熟悉的背影,一抹温暖的亮光,越飘越远。偶尔飘进怀旧人的梦里,依然闪烁着迷人的光亮。

潘山茂水名人颂

■ 陈俊秀

潘茂名

习医研道意坚诚,石室潜修以致精。
济世体仁疗庶疾,永嘉处士永垂名。

冼太夫人

览观史志仰英名,经事三朝心至贞。
汉俚融和维一统,敦仁冼太泽深宏。

黄廷圭

祖门有耀己持谦,心爱平民自牧严。
碑立龙岩歌惠政,罗城一井证清廉。

陈鉴

万卷于胸气自豪,诙谐刚毅振风骚。
纵心言语成诗赋,怒向邪行笔是刀。

杨颐

少年博览倍灵精,会试登科仕启程。
修史毫端留镜鉴,庙堂匡正帜鲜明。

朱也赤

血染红旗火炬燃,朱光赫奕耀南天。
茂名山水长铭记,大义高行壮烈篇。

丁颖

超千粒穗世称奇,稻作培优大导师。
耕垦辛勤强国本,三农模范入云碑。

林砺儒

林薮青青缀绛英,师言仗马自谦呈。
砺锋培育全人格,儒秀素风身后名。

■ 梁东灵 书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追忆姐姐

■ 陈刘雄

想起姐姐
就想起一株刚吐着禾花青色的稻穗
吐着禾花青色的稻穗
谁都喜欢
一身绿衣裳,时时散发着绿色的香气
你绿得纯朴,白得柔和
看到你就看到未来的希望

姐姐本来就是一位勤劳的庄稼人
与水稻同类项
一生被农事锁着
一身泥土气息
总是用咚咚响的脚步
量度从炊烟到稻田的距离
一顶破斗笠
在烈日和风雨中飘来飘去
月光也捕捉不住你那忧郁的影子
那些庄稼从来不敢马马虎虎地生长

正当庄稼走向喜悦时
正当孩子长大时
正当家园日益美丽时
姐姐突然离开了
离开你亲手培育长大的那片生机勃勃的庄稼
离开了日益美丽的家园和我们
那天我见到一片水稻弯下腰在哭泣
一只白鹭呀呀地啼叫不停,拍着沉重的翅膀
一会儿向西飞上青天

姐姐的年龄还是青色的年龄啊
就像一株刚吐着禾花青色的稻穗
过早地被镰刀收割
青色的稻穗
谁都喜欢
可是,你走了
没跟我们说一声就走了,走得那么仓促
我来不及给你一个大拇指
啊,青色的年龄,可爱的年龄

想起姐姐
就想起那株刚吐着禾花青色的稻穗
白白的禾花
染白了时空
我看一切的一切是那么苍白
水田里装满了
我一生的泪水

面对阳台那些花儿(外二首)

■ 许宝江

让流动的春天在这儿驻足
将美梦营造成小小的乐园
小桃红、映山红、蔷薇、海棠……
那是春天浓缩的一节节诗章
我带着春风的快意
要将你们品赏再品赏

让花儿的精灵在这儿安家
每天 都帮我抵御飞尘的肮脏
让花儿的清香熏染成河
我要将这儿变成圣洁的小天堂
让不驯的野性享受寂乐
让休憩的灵魂安然无恙

呵 让我将花儿定格成最美的风景
让最美的风景装饰我素净的心窗
我将久久地伫立在你的面前
要将那痴恋的情怀变作最忠实的守望

一朵初放的花

一朵花在我的春天里初放
美丽的梦哟弥漫三月的池塘
闪烁的露珠是她滢澈的眼睛
恬柔的气息氤氲成醉人的芬芳

一朵花在岁月的风中打着秋千
我迟钝的手啊伸向了错误的远方
唯将青春的底片植入怠倦的心田
从此生命的大树不再慢慢枯黄

错过

三月的清流打个漩
轮回我一个青涩的梦幻
嫣然一笑似开未开
噢 凌波而来的小朵朵啊
你是我没有雕饰的惊叹

其实 我是你辛勤却糊涂的园丁
你纯洁的情思在我的脚下
暗暗疯长 而我总是
一次次 错过了收获

成长的小树

■ 金铃子

相遇
心中一棵娇嫩的小树苗
你曾一度成为呕心沥血的园丁
心灵的浇灌
小树苗成长得无忧无虑

逆袭
是最好的肥料
台风吹来
小树吹弯了
你扶直小树的腰
告诉小树要坚强地向大风挥挥手
乌云压来
小树惧怕了
你鼓励小树用浓密的绿叶挡住了乌黑
外面的乌鸦有时会乱叫
小树心烦了

你教会小树哼起欢快的音符……

成长
是最好的结果
当花开的时候
小树会用芬芳邀请蝴蝶来共舞
当果子成熟的时候
小树会用香甜欢迎小鸟来做客
当叶子繁茂的时候
小树会用绿色捧起一缕缕阳光
照亮你归家的夜晚……

用心
是最好的回报
在你心中最牵挂的地方
小树随你
在风雨中茁壮成长

小城山色

■ 周天心

"家"好像离我们很近,像软糯喷香的甜粥,给人和暖安心的感觉;"乡"则离我们很远,像冷月下的胡笳,沾染了苍凉的气息。两个字合起来,或许就是家乡之于我的体味。

一提起家乡茂名那座好心之城,那山,那海,那醉人的荔枝香……深深浅浅的每一笔记忆,在异乡有月的静夜便纷至沓来,其中最让我魂牵梦绕的是故乡的那一城山色。

祖籍高州,是隶属于茂名的县级市,正是一个多山之地。每次从市里回去,汽车常要攀过蜿蜒的山路,满目的绿意扑面而来,鸟声、蝉鸣不绝于耳,开窗,山风蕴含着水汽灌进来,好像暂且远离了喧嚣的市井,一头扎进山林的怀抱,获得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舒快。

祖宅所在的村子叫王大田,不知道由来,听起来像一个农民的名字,虽然随意但朴实敦厚,一如乡风。祖宅建在村子尽头一处高地,所以远远地就能看见。小时候最喜屋后的一块小山丘,爷爷奶奶长年累月为了方便劳作踩出"泥土台阶",拾阶而上,初入眼眸的是几株细瘦却生机盎然的竹子,本以为"四君子"之一的竹会与这方平平无奇的山野很不相衬,却不想正因这小小竹丛,让此山此景也变得清雅起来。小时不懂欣赏竹的高节,只留下了喜爱的目光。与竹子对望处,辟有一小块田地,其上栽种着各式瓜果、菜蔬,靠山一侧摞有一面石墙,生有野生的火龙果,它的肥厚根茎就攀附在堆砌的石块上,结出的果实垂挂下来,用剪刀剪断,剥开就可尝到鲜甜多汁的果肉。

如果说屋子背后是我的快乐小天地,那么爬到楼顶举目四望就是另一种别样的体验了。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逢年过节才会回来与守着故土的老人相聚,故即使是在白天,整个村庄也安静得很。看到层叠的山峦被不同品种的树填满,远处的远处,尽头的尽头好像还是无尽的山,有些海拔较高,被雾气包裹,如梦似幻。以群山为背景板,高矮不一的房屋星罗棋布,间错是条块状的田地,普遍种植水稻。印象里,我只有一次下田的体验,已经是秋天了,但暑气好像还不肯退去,烈日当头,戴着草帽,握着镰刀的刀柄,学着大人模样,一手轻抓着稻穗,另一只手则用刀刃来回摩擦稻秆,再使点劲儿把它割断。回想起来,那种汗流浃背的劳动体验就像一罐上好的酒酿,在我心底留有余韵。

暮色四起时,更见炊烟袅袅,一朵朵的白烟,在夕阳的映衬下仿佛染上了橘黄。有烧柴的经历,总觉得是件神奇的事儿。据家里老人的讲法,我们那一带烧柴主要用的是小灌木,大一些的是大家熟知的松树枝,而老家种的茶籽树和香蕉树的枝杆也都是常见的用料。而还有一种不知名的小灌木,遍山皆长,老人会定期去砍下一部分捆回家,在等待灌木再度抽芽的日子里,那些柴和火焰"嗞啦"合奏蒸出的一桌佳肴,是每次卸下车程的疲惫与沉重,一大家子其乐融融地围坐享用的烟火气。老家的饭点会比平日早些许,每次晚饭都是日暮未暮时分,浅浅的晖光描摹山形,云朵依伏于山头,虫鸣开始在微凉的空气里生长出来,画面静谧而美好。

再回忆啊,想起年节回去,从小不点就开始跟家人一起祭祀祖先。风俗真是故乡久长的根脉,一年又一年埋进时间的年轮里,随着我渐渐长大,发现早已根深叶茂,几成参天。那些扛起扁担,挑着装好的茶、酒、一整只鸡、肥瘦合宜的猪肉和各式各样的新鲜水果,走在田垄里的长辈的身影,深深镌刻在每一个祭拜祖先的重要日子的记忆影像中。或许再过不久,时间再流动得快些,我也会成为那个扛起担子的人,也会开始重复长辈做过的事,而不变的,还是那一份祈福时的虔诚。

其实,每一段乡土往事,都有相似之处,但抵达人心的感触却各有不同。老家高州,其实有很多名山,像香火不绝的观山,有观山寺和市博物馆;像三官山,有成群的水牛在山道上踱步,有梨花盛放风过簌簌随泉水而下,隐入山岩;像风光无限的广东第二高峰大田顶,云海苍茫、碧池如镜;像有"高凉八景"之一美誉的"笔架青峰",明清士子曾有题咏,在自然的灵气里更添文化的鼻息……高州的的确确是个钟灵毓秀的地方,可我心头的家乡却浓缩在一个平常却温暖的村庄,没有雄壮绮丽的山色,但却有那一栋坐落在山野的房子,有一辈子淳厚勤劳的爷爷奶奶,有连绵的矮山和无边的绿树,有筷子起落间相聚的一桌饭菜,有很多很多扇通往童年的窗口——是我记忆深处多么安恬的故乡啊。

现在,路灯亮了起来,山里的夜也许很久很久都不会再有萤火虫的光临,而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也被接来城市里居住,老房子渐成一个空空的巢。可闭目回想,山色静默如斯,仍不急不扰,仿佛人事都在你记忆抵达乡间的那刻,被镀上了一层宽仁的气质,心绪放空,沉淀下来最真切的心意。不再纯粹如昨的外表下,还裹着的那颗浸润过乡土的心,或许未曾改变。